

· 理论探讨 ·

对《伤寒论》“胃家实”内涵和治则的探讨

天津中医学院 杨育周 方玲

1 “胃家实”是“阳明病”的特定病变内涵

“六经”是指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各经所属的脏腑，及其气化功能所及，并通过经络与之相连属的部位。换言之，《伤寒论》中的“六经”即可认为是以脏腑经络为中心，对人体部位的划分。故从广义上讲，邪入某经所致的病变，皆可称之为“某经病”，但《伤寒论》中所称之“太阳病”、“阳明病”、“少阳病”、“太阴病”、“少阴病”、“厥阴病”（以下简称“六经病”），皆是因其有特定的病变表现而命名的。

《伤寒论》中，“六经病”各有提纲见证一条，以提示该病之特定病变内涵。其中唯180条，“阳明之为病”条下，不述证状表现，而以“胃家实”三字从病机角度高度概括之。所言“胃家”，即指胃肠之腑，提示邪正相争的部位；“实”是言阳明腑气壅实，提示邪入阳明的特定病变特点。若此，可知《伤寒论》中所称之“阳明病”，不问阳明“中风”、“中寒”，都是因邪正相争，胃肠腑气壅实，这一病变特点命名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邪犯三阳，如太阳之麻黄汤证、大青龙汤证等，都系正盛邪实之变，若以《素问》“邪气盛则实”之语，或如章虚谷所云“实者，受邪之谓也”，以释“胃家实”之“实”字，则觉泛泛笼统，未能明确指出邪正相争于阳明“胃家”，胃肠腑气壅实的病机特点。

再者，“阳明病”除由太阳、少阳，邪从热化，转入阳明，热结于腑外，还有因风寒直中阳明之“阳明病”之“中风”、“中寒”者，就其中“中寒”之诸条而言，虽亦冠“阳明病”，却有如“胃中冷”（191），“胃中虚冷故也，以其人本虚……”（194）之素体因素。即“中寒”者，是因其人体虚，胃中虚冷；且又因所受风寒中，寒邪偏盛，以寒凝收敛，而凝闭“胃家”，气机失之通降传导，而腑气壅实。故可以认为，《伤寒论》中所称之“阳明病”，不

论是太、少之邪，化热内转，还是因风寒直中阳明之“中风”、“中寒”，不论是阳明燥热，还是“胃中虚冷”，条文既冠“阳明病”，该条即具“胃家”腑气壅实之病机特点。换言之，“胃家实”是言因邪正相争于阳明，所致之胃肠腑气壅实之变，而不可将“胃家实”之所指，限定只是指燥热炽盛之腑热壅实。

但“阳明”乃“六经”部位之一，邪入阳明部位，因邪正相争所产生的病理变化，却非只“胃家实”一种，如风寒之邪化热离表，深入阳明部位，所变见之白虎汤证、白虎加参汤证，虽亦系邪入阳明，里热炽盛之机，但却非热结阳明之腑，非为腑气壅实之变。即因其不具“胃家实”之特定病变表现，故《伤寒论》中所言之“胃家实”，只指胃肠腑气壅实，却非把邪热散漫于阳明部位的白虎汤证、白虎加参汤证，尽括于内。

2 “胃家实”的治疗原则探讨

如前所述，《伤寒论》中的“六经病”，是以见特定病变表现而命名的，即凡条文冠“阳明病”者，皆具“胃家实”之机。但书中冠“阳明病”条文之所述证状不一，如有“阳明病”、“中风”、“中寒”之别，而阳明腑实燥热者，又有病机之兼挟不同，故可以说明《伤寒论》中对“阳明病”、“胃家实”的治疗是极为灵活的，而非一言“胃家实”皆是当下之证。如233条之“宜蜜煎导通之”者，无须多赘，若阳明病之“中寒”者，亦有“……，胃中虚冷故也，以其人体虚，攻其热必哕”（194）之明文。又如229、230条文虽冠“阳明病”，已具热结腑气壅实之机，而若因风寒之邪散漫于半表半里未尽，兼少阳枢机不利者，亦有治用小柴胡汤之例。再者，即或系腑实热结之当攻下者，又须察其是否尚有无形邪热散漫于三阳，未尽入腑成实，如217、221、228条之不可下之过早。至于后世所言之属阳明禁下条文204、205、206，亦皆是因病涉少阳枢机，而不可攻下

《金匱要略》温经汤证注释质疑

吴仕骥

《金匱要略·妇人杂病》篇云：“问曰：妇人年五十所，病下利数十日不止，暮即发热，少腹里急，腹满，手掌烦热，唇口干燥，何也？师曰：此病属带下。何以故？曾经半产，瘀血在少腹不去，何以知之？其证唇口干燥，故知之。当以温经汤主之。”“……右十二味，以水一斗，煮取三升，分（本分从略）。皆是体现了基于外感疾病的发病、证治、传变特点而提出的治疗宜忌。

阳明病应用攻下之法，是针对阳明燥热，腑实热结而非为“燥屎”而设。就三承气汤而论，从《伤寒论》中，虽很难从症状表现上区分三者的应用指征，但参及有关条文，不难看出三方皆可为治疗阳明燥热炽盛“胃家实”之主方。其中，调胃承气汤主治阳明燥热初结，因其尚未形成燥屎，故用大黄、芒硝，伍以甘草，不待燥热与肠中糟粕相结而急急清之。小承气汤则主治燥屎已结，故用大黄清热通腑，伍以枳实、厚朴开通腑气，以为攻除有形燥屎之先导。大承气汤则主治燥热炽盛，燥屎坚结，甚或津伤待润诸致证，方用大黄、芒硝清燥热，枳实、厚朴行气，以收清热通腑，攻除燥屎，急下存阴之效。但须指出，燥屎之形成，虽系燥热与肠中糟粕相搏结之有形病理产物，但其一旦形成，停积“胃中”，则又可作为一新的致病因素为害人体，变见许多继发病变，而积临床表现错综复杂，辨识困难。如224条之言“……，有燥屎也”，因热累少阳枢机，大便反见“乍难乍易”。承气三方，除调胃承气汤所主诸证非关燥屎外（如105条之见下利而用调胃承气汤可为佐证）。大小承气汤所主虽可言其意皆在攻除燥屎，但燥屎系燥热与肠中糟粕相搏结之病理产物，却不可印定眼目，专指攻除肠中之干结粪块。临床只知检查腹部结粪体征，而不思仲景于阳明篇中诸多着意描述“燥屎”条文的深意。

3 小结

“胃家实”是《伤寒论》中“阳明病”之特定

温三服。亦主妇人少腹寒，久不受胎，兼取崩中去血，或月水来过多，及至期不来。”1980年版、1985年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均将之释为“论述冲任虚寒兼有瘀血所致的崩漏证治”。其根据可能是本于校勘项的《金匱要略直解》、《医宗金鉴》“下利”皆谓当是“下血”。这种注释值得病机概念，“胃家”是指胃肠之腑，“实”是指阳明腑气壅实。而邪入阳明，病变表现不一，未必皆系入腑成实之证，故可以认为《伤寒论》中的“阳明病”，只是外邪深入阳明，邪正相争的一种特阳形式，而不能概括邪入阳明的所有病变。

“阳明病”有因邪化热离表，入腑成实，传变而致；又有因外邪直中，中风、中寒之别而病变表现不一，即或系腑实热结者，又有病机兼挟之异，故对“胃家实”之治疗，决非“攻下”一法可以概括。

再者，《伤寒论》是一部阐述外感疾病的典籍，所提出六经辨证体系，不仅是外感疾病的纲领，也是施治之准则。虽其具有包括临床各科广泛的指导意义，但就其内容所述，却从外邪侵袭，邪正相争为其立意之本，即《伤寒论》中的“六经病”无一不是因外邪入侵，邪正相争于六经不同部位，所引起的病变表现，所以在探讨“胃家实”内涵时，亦不可摆脱这个前提。为“阳明病”之外证，条文言“身热汗自出，不恶寒，反恶热也”（182），是为阳明腑热炽盛变见于外的指征，而具诊断意义。但临床所见胃肠腑气阻结不通之变，内科杂证、腹部外伤皆可见到，非止《伤寒论》中的“阳明病”一端，若不分外感内伤，必于内科杂证中找出“阳明病”之外证，不无缘木求鱼之感。再者，《伤寒论》中所载诸方已在内科杂证中广泛应用，疗效卓著，但于探讨《伤寒论》学术思想时，却不可忽视其本于六淫外邪侵袭，邪正相争这一前提，即不可忽视各科杂证亦有其各自之发病、证治、传变规律。